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2.01.020

丰满的寂寞:不为某种潮流而写作

——论蔡其矫的诗歌

田 皓

(湖南文理学院 文史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摘要]蔡其矫是一位不为某种潮流而写作的独立诗人。他的诗歌自觉地遵从最初的艺术感觉,孤独地抒写心灵的欢乐与苦痛,虔诚地担当起了诗歌的责任。温情绵延于整个生命,却尝遍守夜的滋味,是蔡其矫一生创作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蔡其矫;诗歌创作;苦乐情怀;诗歌责任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2)01-0113-04

On Cai Qijiao's Poems

TIAN Hao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Changde 415000, China)

Abstract: Cai Qijiao is an independent poet who does not write for a certain trend. His poems follow spontaneously his initial artistic feelings and express his inner world's happiness and sorrow, shouldering reverently the responsibility of poem. His poem cre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tender feelings throughout all his life and loneliness.

Key words: Cai Qijiao; poem creation; happiness and sorrow; responsibility of poem

时间的淘洗和沉积是无情的,艺术的仲裁也是无情的。岁月带走了老诗人蔡其矫的生命,却为我们留下了他全部生命的结晶——诗歌。这位被主流文学史边缘化的诗人,对于创作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作家为什么要写东西?说到底,他无非希望人们生活得更好一些,希望这些人的灵魂更好一些,新的性格更早出现。他不是为着某个编辑、某种潮流而写作的。”^{[1]95}在他的眼里,创作是无比神圣的,“除了在冥冥之中与一切生命力相配合以外,文学并不应该受某些目标所驱使”。^[2]所以在近70年的诗歌创作中,蔡其矫的诗歌演绎的是欢乐与苦难的心灵和声。虽然他的诗歌主题离不开歌颂革命,歌颂“大写的人”的集体情绪和话语,但对纯诗歌艺术的追寻,对心灵的敬重,使他在此起彼伏、热潮迭起的现当代诗坛中,始终处于一种寂寞状态,而这种寂寞由于是作者诗歌创作的根本出发点和秉性所致,因而是快乐的、幸福的、丰满的。

一 自觉地遵从最初的艺术感觉

遵从生活,遵从良知,遵从最初的艺术感觉,是蔡其矫诗歌创作的信条。在他灵魂的深处,有一个诗歌的自由王国,无论是在艰难的抗战时期,还是缺乏理性的十年动乱阶段,抑或是集体狂欢的朦胧诗时代,他都是从最初的艺术感觉出发,不为潮流所动,在诗歌王国里顽强地自我表现。

蔡其矫的诗歌创作一直在寂寞中坚守着对美与自由的热望。他认为:“创作要有自由,自由和美是不可分的,没有自由就没有美,美就是艺术。”^{[1]97}当年他就是怀揣着对自由的向往才跨越重洋,不远万里回到祖国的怀抱。虽然他有着同艾青、田间们相似的革命经历,但从未像他们那样红火过,很长一段时间他寂静地居于文学史的边缘。但他执着于自己的创作理念,遵从最初的艺术感觉,把生命的全部情感灌注于对美与自由的追寻之中。对美

收稿日期:2011-08-31

作者简介:田皓(1965-),女,湖南安乡人,湖南文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的追求,对自由的向往,激发了他歌唱的灵感,也使那些“不合时宜”的歌唱被置于种种政治运动的风口浪尖。1957年,中央文学讲习所宣布解散,被定为“内部右派”的蔡其矫来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工作,在前往襄阳的轮船上,他写下了《雾中汉水》:“两岸的丛林成空中的草地;/堤上的牛车在天半运行;/向上游去的货船/只从浓雾中传来沉重的橹声;/看得见的/是千年来征服汉江的纤夫/赤裸着双腿倾身向前/在冬天的寒水冷滩上喘息/……/艰难上升的早晨的红日,/不忍心看这痛苦的跋涉,/用雾巾遮住颜脸,/向江上洒下斑斑红泪。”诗歌不仅刻画了纤夫永不停息的动感画面,也勾勒出了人永不停止、永远挣扎的精神面貌,它引领人们从历史角度对现实的痛苦进行追问,从人性的角度对生命进行掂量,这种抛却政治有色镜,保留生活原生态的真实抒写,在当时一片矫情虚饰的诗风中凸显了诗人的平民意识和艺术良知。可是诗歌一发表,就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批判,批判者认为,蔡其矫说劳动是艰苦的,是要掉眼泪的,这是与“大跃进”唱反调,是修正主义。虽然在口诛笔伐的巨压之下,诗人不得不违心地自我批评,说这些诗是“有错误倾向的”,“歪曲了我们的时代”,^{[3]97}但是,诗人并没有因为批判和厄运改变创作初衷与方向,他“不依傍他人的藩篱/笃信自己认识的艺术规律”(《严羽沧浪阁》),“凭感觉去摸索生命/传达理解并表现感情”(《写作》),在深陷困境的1962年写出了渴望心灵自由的《波浪》,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文革”期间创作了反对黑暗与强权的《玉华洞》、呼唤正常生活与情感复归的《祈求》,乃至到了古稀之年仍然创作了批判现代迷信的《拉萨》。对自由的追求重创了蔡其矫的肉体,却升华了他的魂灵,成就了他的诗歌,他凭借这些优秀的诗歌在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独特的足迹。

坚守是一种力量,放弃是一种智慧。对新民歌的放弃,对朦胧诗的疏离,表明了诗人对艺术感觉的遵从。1958年,为了配合“大跃进”运动,诗坛开展了“新民歌运动”,蔡其矫也投入到了民歌搜集运动之中,在1958-1960年间还写了大量的民歌体诗。但不久他就发现,“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纪元”的新民歌创作,^[4]深深地烙上了标语口号的影子,形式上和思想上都缺乏新意,不能反映个人的真情实感,是一些不成功的创作。于是他坚决地放弃了对新民歌的创作,转而将目光投向智利诗人聂鲁达,并在聂

鲁达《马楚·比楚高峰》对南美洲的历史、现状、世情、人情描写的感召之下,将创作的触须延伸到熟悉的故乡,创作了《九鲤湖瀑布》《才溪》《双虹》《波浪》等诗歌,让诗歌回到了真正的民间。这些诗是诗人艺术感觉升华后的产物,注入了诗人对自然、历史、现实的思考,闪烁着诗人的艺术感觉与追求。而那些违背艺术感觉创作的新民歌,却被永远摒弃在诗人的诗集之外。

蔡其矫是较早、较长时间与朦胧诗人有过密切交往与影响的。对惠特曼、聂鲁达、波特莱尔的热爱,对假大空诗风的抗拒,对口号诗的反叛,对诗歌意象的钟情,对含蓄朦胧风格的追求,使他的创作风格与80年代的朦胧诗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们不期而遇走到了一起。他对朦胧诗人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指导和引领年轻的舒婷学习外国现代诗,向她介绍聂鲁达、波特莱尔以及境外其他诗人的诗作,使舒婷成为了朦胧诗人的代表之一。他与北岛、顾城、杨炼等有频繁的交往与接触,《今天》的创刊号上,他的《思念》《风景画》排在诗歌的头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朦胧诗人的后台。但是,他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他认为“真正的诗人无我,他总极力避开自己的问题。诗中有自己的个性,但没有个人的利益”,^{[3]280}“诗就是诗,艺术就是艺术”。^{[3]268}所以,当他主张诗人介入政治,不要参加或制造政治事件的立场与朦胧诗人产生分歧时,当一些徒有形式,没有真情的人用伪朦胧诗求名求利时,他敏锐地感觉到了朦胧诗的危机,毅然决然地从朦胧诗喧哗的盛宴中抽身离去,再次孤独行走。因为任何有违艺术感觉的“创作”是为他所不齿的,虚伪与孤独,他宁可选择后者,放弃是他对独立人格和诗品的坚守。

二 孤寂地抒写心灵的欢乐与苦痛

“也许因为生命中有太多痛苦/所以心总在追求欢乐/对自然,对云水/对花草,对一切形体的魅力”(《七十岁自画像》)。诗歌承载着蔡其矫生命的苦乐情怀,支撑着他的灵魂体系,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蔡其矫认为,诗人的命运就是创造,就是“把痛苦和欢乐转变为精神财富”。^[5]他的诗歌,写人之欢乐与痛苦,更写己之欢乐与痛苦,他遵从内心的真情实感,寻求创作的真谛,不随波逐流,表现出独特的个性。但也正是这种个性的彰显,使他的创作几乎长期处于一种孤独之中。

蔡其矫认为,创作是现实中的体验所带来的最

快乐、最善良的瞬间冲动。在风云激荡的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诗人冲破重重雾障,大胆地讴歌爱情与美丽。50 年代初,中国诗歌处于歌唱领袖和祖国的合唱之中,作为从解放区走进新中国的诗人,蔡其矫自然应合了颂歌的潮流。他走东海、下南海,从浙江到福建,从寒冬到初春,写下了不少与大海有关的诗歌。有歌颂祖国建设的《海峡长堤》,有赞美水兵精神的《水兵的歌》。但是,诗人在进行这些诗歌创作的同时,也在众声合唱之中发出了不太和谐的独唱音符,正是这些富有情感和个性的“不和谐”因子,定格了诗人的诗歌风格和艺术追求,也彰显了他的创作价值。在亿万人民山呼领袖万岁的时候,他高呼“星辰万岁!少女万岁!爱情和青春万岁”(《红豆》),大胆表白对爱情的追求;在个人情感缺席文学的年代,他裸露自我的情感天空,“怕花早谢,怕树悲伤”(《相思树与石榴花》),于幽怨中抒发柔情蜜意;就是在因为女性而失去了人生自由的日子里,仍然不改对美的尊重与关爱,写下了饱蘸浓密情感的《思念》,以及赞美青春与生命的《生命》。这些大胆的呼喊和表白,来自于诗人伊斯兰血统遗传的个性,更来自于诗人经过思考后的独立的创作观。这些“不和谐”的欢乐音符,在经过时间的淘洗之后,引领我们辨认出诗人的足迹。

蔡其矫说:“写诗一定要有内心的痛苦。”^[6]当绝大多数人沉浸在对自然改造的喜悦之时,诗人敏锐地预感到生态的失衡,孤独而痛苦地发出保护自然的呐喊。20 世纪 50~80 年代,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社会生产得到发展,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自然界提供给人类的财富模糊了人类瞭望的视线。1982 年,诗人怀着对原始森林的无限憧憬走进了神农架自然保护区,然而,“大树小树一齐砍/推光头一样彻底干净”、“金丝猴已远走他乡/连兔子都扎不住”(《神农架问答》)的神农架犹如一个被摧残的奴隶,伤痕累累,露出的藤蔓与原始植被,诉说着经历的浩劫。原始森林的荒芜景象激荡着热爱自然的蔡其矫的心灵,深深地刺痛了他的神经,他敏锐地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对破坏生态现象进行了嘲讽:“来到林区首府/松柏镇为什么没有松柏? /……/以往是古木参天/现在换上了小花小草/排列汽车/张开丰盛酒宴/不是更加堂皇吗?”(《神农架问答》)在人们对生态破坏还熟视无睹,对资源保护和生态治理也没有提到百废待兴的主事者面前之时,蔡其矫的这首诗歌,反映了生态失衡、环境保护问题,对人类的愚昧与文明、社

会发展与地方利益等问题进行了思考。也就是这首具有超前意识和后启蒙意义的诗歌,当时却在全国许多刊物的编辑部旅行,无人刊登。敏锐的目光,深刻的思想,真诚的爱恋,使诗人在“世人皆醉,惟我独醒”中再次陷入孤独。不过,世人的漠视并没有阻挡诗人关注的脚步,他“把痛苦锤击延展为金饰/忧伤转变为发光的声韵”(《江淹梦笔山》),以顽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先后创作了《花市》《花溪无花》《鸳鸯湖》《鲤鱼溪》等传达生态意蕴的生态诗,对人类掠夺性的开发进行了深刻反思,不仅理智地发出了“对自然经营博爱/……/保护和帮助万有共存”(《鸳鸯湖》)的深情呼喊,还传递了“让天人合一的状态创造春色/让鱼有自由流水,鸟有浓荫/在生命与生命的和谐中/走向繁荣”(《鲤鱼溪》)的美好愿望。在生态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回望诗人这些超越时代的寂寞思考,我们看到了诗人博大苍茫的宇宙情怀。

三 虔诚地担当诗歌的责任

蔡其矫认为:“我们为观看而生,负有记录风雨、探寻光芒的责任。”(《东西塔的歌》)诗歌“能更新人的心灵,培养和形成对美、真诚、善良的感觉能力,增进和改善人的心智”,^[7]诗人是社会的良知。穿越惊涛骇浪与枪林弹雨来到延安的蔡其矫,从不把诗歌当成沽名钓誉的武器,而是把创作“看成艰难的事业,崇高的事业,改造自己,提高自己,从而获得欢乐,获得幸福”。^{[1]99}他自觉地把诗歌的职责默默地担在肩上。

他的诗歌表现了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在民族矛盾深重的年代,他的心为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安危而搏动。1941 年,抗日战争进行到相持阶段,也是最为艰难的时期。为了反映被日本鬼子赶出家园的人民对故乡的怀念,他创作了《乡土》;为了歌颂为抗日而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人民,他写下了《哀葬》。这两首诗也是他的处女作。从创作一开始,他就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是深重的民族灾难与个人心灵隐痛的契合,表现了对殖民侵略的刻骨仇恨,对和平与自由的美好向往,这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呼声和呐喊,其痛苦渗透着民族的血泪。

他的诗歌勾画了人民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但仅有生活不能感受不能提炼,生活是零散的,平面的,只有深刻体悟生活的内涵,诗歌才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生命力。在蔡其矫

的心里,创作承担着一种使命——为人民服务。这位亲身体验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老诗人,对“为人民服务”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他说:“我们每个人的创作,都有一个愿望,这愿望是为某一个人服务。虽然我们说是为人民服务,还不如说是为人服务。为某一个人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1]93}为了做到为人民服务,他坚持从生活的大风大浪中寻找创作的源泉,体验生活,感悟生活。1953年,他深入东海舰队体验生活,与舰队的水兵、海岸的炮兵、广播站的宣传兵交流和生活,随时将大海的汹涌与宁静、战士的语言和感受以及自己的喜悦与感动记在笔记本上,作为诗歌创作的素材,在此基础上写下了《海上歌声》《水兵的歌》《蓝衣的炮兵》《涛声》《浪的自白》《海峡长堤》等诗歌。这些通过体验生活得来的诗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时代韵律,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祖国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诗歌不仅应该反映沸腾的生活,更应该走进人的心灵,强大人的精神,净化人的灵魂。对体验生活,诗人有自己的理解:“什么叫‘体验生活’?我理解到,它不是别的,它就是调查研究;只是它调查研究的对象不是数目,而是人的心灵。”^{[8]113}这是作者于1957年8月为自己的诗集《涛声集》写的后记。在“大跃进”年代,将体验人的心灵作为体验生活的对象,以人的心灵作为诗歌抒写的主体,这是对诗歌创作本质的回归,也是对当时意识形态化文艺理论的一种修正。没有独立的文学品格,在大一统的集体无意识控制下抒写政治话语的背景下,能发出如此真诚而大胆的表白,是不可想象的。

诗歌创作是从语言出发朝向心灵的探寻。蔡其矫将“探索普通人的内心,表现普通人的希望和感情”当做诗歌永远的意向,^{[7]123}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执行这一诗人的使命和职责。50年代中期,当对大海怀有深厚情感的蔡其矫到部队体验生活,听到有的战士说“所谓海是美丽的,那是作家在说谎。那是因为他并未亲身经历过海上艰险的生活。让他来和我们一同生活,一同经受风浪,那时再看看他会不会说:海是美丽的”时,^{[8]111}他便激情创作了《风和水兵》《浪的自白》等诗歌,希望水兵在读了他的诗后,“能把那些形象记在脑里。当他们在艰苦的航行中,回想起这些形象来,能多少减轻风浪所给予人的肉体上的苦痛”。^{[8]112}他希望他的诗

歌能走进战士的心灵,能使他们在艰难困苦中看到美好的希望,感受生活的快乐,并以这些希望和快乐战胜出海的艰难与痛苦。诗人通过美好的形象感染战士、鼓舞战士,给困境中的战士以无限的精神力量。蔡其矫的一生历经坎坷,但从未为自己的不公正待遇而抱怨,也从未因为痛苦和失落放弃创作,他把“别人的悲伤盖过自身的悲伤/痛苦上升为同情的泪”(《寄——》),将光明与欢乐带到世上,希望人们在困境中不要过于压抑、消沉,要具有战胜困难的信心,要坚信未来。他的《玉兰花树》就是献给一位在生活中处于困境的女性的。通过对玉兰花树傲霜挺立、独立天际,“高干犹自排云上”形象的描绘,给困境中的“她”以无限的精神支撑。这些走进心灵的精灵,犹如圣母温婉的手指轻轻抚摸创伤;好似余音袅袅的天籁,氤氲环绕,痛苦骤减,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从蔡其矫的诗歌中,我们感受到了青春的跃动、自然的宁静、呼唤的热烈、思索的凝重;大海的涛声,故乡的神韵,女性的倩影,理性的求索,灌注于蔡其矫有限的生命,也丰盈和挺拔了他的诗歌。“温情绵延于整个生命/却尝遍守夜的滋味”(《黑白之间》),是诗人一生创作的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

- [1] 蔡其矫. 读书与写作[M]//蔡其矫. 诗的双轨.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
- [2] 蔡其矫. 我的诗观[M]//蔡其矫. 诗的双轨.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3.
- [3] 王炳根. 少女万岁·诗人蔡其矫[M].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
- [4] 周扬. 新民歌开拓了诗歌发展的新道路[J]. 红旗, 1958(创刊号).
- [5] 蔡其矫. 追寻深海[M]//蔡其矫. 诗的双轨.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70.
- [6] 蔡其矫. 在桂林诗歌讲座谈诗歌创作[M]//蔡其矫. 诗的双轨.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65.
- [7] 蔡其矫. 诗的空间——《福建集》[M]//蔡其矫. 诗的双轨.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122.
- [8] 蔡其矫. 打开心扉——《涛声集》[M]//蔡其矫. 诗的双轨.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李珂